

碧石

朝

目 錄

---

淡灰色的呻吟	『蘭生第日記』評論	愛神底鞭子	詩二首	卷尾
--------	-----------	-------	-----	----

秋	今	嘉	仿
華	吾	華	近
			桐
			華

---

報費：本津銅元四十枚

外埠四分

---

十六年五月一日出版每半月一次

天津碧潮社出版

通信處天津南開天津書局轉碧潮社

贈閱

M3  
2261  
30

## 淡灰色的呻吟

秋華

許是冬已深了吧。怎麼自己的感傷病這般重了呢！

同室們都已赴那種極刑去了！可咀呪的極刑啊！多少青春的花朵被你糟踏了？多少  
烈情熱血被你吸去了？……

爐火這樣熊熊的，一切都屏息般的寂靜，這是一個晴明的北地的寒晨啊！

太陽從玻璃窗內偷視進來，白色的牆壁上浮着幾片蛋黃色的方形。一種無可奈何的不快，鬱積在笨澀的心頭；使我默默的深思；沉思後繼之以嘆息；嘆息後又墮入一種無可奈何的疲倦圍中。筆是握在手中好久了。在墨盒中亦敷衍般的抹了三四次，然而，要說的話怎麼一句也寫不出來呢。氣是在腹中直不自然地鼓動氣來了；然而，咽喉怎麼會像塞了一塊軟擠擠的棉花呢？不能通暢的氣悶啊！

每當孤獨的心兒在各處碰了石壁，稚弱的靈魂感到了更深的悵惘的時候，一個



人獨自的想一想已過的陳跡，嚼一嚼吃盡的苦味，確也能收獲一些淚後的愉快。

爲了這個原故，去冬此時，也曾靠了這遲鈍的筆，把鬱積在心中的苦惱，自己寫成了一篇不通的文字。過後，看來，又可憐，又可笑；至今，還把深牠埋在衣箱底層。那時眼中感激的酸淚，立時也化成了臉上的苦笑了。雖然是，先生在文的一頁上，粗亂的寫了「再作一通」四個字，同學翻出來看了，也不會對着我，作一幅善意的微笑。

這明明是，天才的神力在暗暗作弄着，自己既或有滿腔的苦惱，也不會傾吐出半點。又何怪，同學們對已不能了解呢？

自己一向庸凡的生活着，負着痛苦的十字架，去承受致命的侮罵和咒罵。在這時，終用全生命的血，滴成幾句呻吟，也當然不能引起殘酷的人們的同情和注意。

天啊！多殘酷的自然造作啊！你賦給了我以感覺苦惱的本能，而不能予我解除這種苦惱的能力，把我領到了爭殺的人海裏，而不能再大方的給我以爭殺的心腸！

這樣，我的苦惱還有終止麼？令人恐怖的追想啊！

誰是我的朋友呢？誰是能同情與我的人呢？我一人，是夢遊在這荒涼的沙漠裏啊！自己心房裏，也曾包藏了一團真誠的火焰！自己的血管中，也在沸騰着千丈的熱血！

然而，這欺騙的人世裏，被虛偽的鬼臉充滿着了，又有誰能崇奉真誠的寶貴，高潔的熱情？

半年來的生活，就如同浸在黝暗而污穢的陰溝裏；那裏是新鮮的光明，那裏是溫暖的空氣？這死氣沉沉的黑暗啊！祇有醜惡的疲倦，窒息的頹萎，在毫無活氣的，垂喪着去奔向自然的衰敗之路，毀滅和腐爛……最後的死之筵是在猙獰的向我招手啊！

自己何嘗沒有興奮過一陣呢？那種浸在淚海裏的生活，那種如同瘋子一般的生活，却是人生的最高的享樂呢！我現在羨慕他，但可惜再也追不回來了！這許也是

我感到空虛的一個大原因吧。我時常感覺到逝去了年華是怎樣的寶貴啊！那是我短小生命中惟一的花朵，是我的生命樽中僅存的一滴甘露！而現在我的內生活枯乾到了絕頂！沒有吸人靈魂的友誼，也乏了權作一時興奮的對像的希望，而今，我好像被拋在陰溝裏的一枝殘梗，深黑色的污泥，沾滿了我的全身。我又像被冷酷的冬神捉縛住的一株小草，無力反抗，只有在風雪威凌中作我的無力的殘喘。這就是我現實的生活最逼肖的描寫了，我常這樣想道：滾在粉紅色的煙波裏的人，是上帝的驕子，在他的美滿的夢未有破裂以前，愛神總會賜與他以充量的安慰！那麼，在歡樂的歌聲中，他也算是味到生命的滋味了！浸在苦惱的海裏的人他享了內生活的美筵，一方雖阻着人生，而他方他却有對人生的熱愛。這在生活上，他是感到了異乎常人的滋味，雖然，生命的汁露感覺給他的祇是苦與酸。而我呢，在內生活上是個可憐的饑荒者。物質的享樂，更是淒涼。生活啊，給我帶來的祇是些不酸不甜的白水吧了！

記得在出了象牙之塔的享樂主義一章裏，厨川白村曾引布得的快樂主義者美理亞斯第九章叙「新契來納思想」的一節，來表明這「享樂」二字的意義：

……他所期待的並非快樂，是生的充實，是導向那充實的東西的透觀（Insight）。殊勝的有力的各樣的經驗，其中有寶貴的苦惱，也有悲哀；也有見於亞普留斯的故事裏那樣的戀愛，真摯熱烈的道德生活，簡言之，即無論出現於人生的怎樣的形相，苟是英武的，有熱情的，理想底的東西，則他的「新契來納思想」，是取了價值的標準的。」——出了象山之塔九十頁。

那麼，我這時的心理狀態，和思想的大概，總不能都說是無病之呻吟吧。

### 「蘭生弟日記」評論

今 吾

蘭生弟的日記出版已經好幾個月了。

在各種期刊上，關於這本書的文字，真多極了。尤其是現代評論上郁達夫的

和沈鐘上有熊的那兩篇小文，一個深尋作者的人格，一個美妙地闡釋本書的特點，最容易引起我們的注意。此外別的文字裏；對於這書的論調，差不多是一致的讚揚；除了長虹在狂飈裏，稍說了幾句不承認這日記是成熟的文藝作品的話。有這些批評，「蘭生弟的日記」居然成爲不易得的現代文壇的傑作了。

我有許多時候，不會讀新出版的書了。這大概一來是因爲沒有時間，二來還由於一個古怪的主張。我覺得我們底出版界，在表面上雖然五光十色，大有興盛的氣象，披着各種美麗的封面的小冊子，紅紅綠綠的單張的期刊，每月總要增添許多，擺在書局的玻璃櫃裏；然而，就「質」來看，很少能值得使我們精心地讀過兩遍以上的，就效果來說，就是能給與我們一點啓示的文章也就不多。繙譯的名著，容易讀着嚼嘴，頭疼，甚至看不懂；批評的文字，不是暗射其冷箭，便是大捧其場；創作方面，更難說了。濫作，不肯修養，驚時髦；這是創作界的通病。除了一二作家尙肯嚴肅地正視着人生，尙會努力地對於藝術忠心外；其餘差不多就不會認清文學

的寬面目。因爲這種緣故，所以我主張寧可多費點時力，去研究古代的創作品，和直接讀西文的原書；不願犧牲了有限的時力去讀那些味如嚼臘的新出版物，

雖然如此的主張，但現在終於有點把持不住了。

這便是「蘭生弟的日記」居然被我買來讀了。我偶在從幾位朋友借來的幾種期刊，讀到那麼些批評實即捧場這書的文字，實是引起我讀此書的興趣的原動力。我看他們那些極美妙的讚揚的語句，心裏竟動盪起來了。我想：有這麼多的批評而評者有的竟是我們文壇的名人，那末這書總許有一點特殊的地方，還值得一讀吧？

被好奇心催促着，我終於把白亮的八角大洋放在書局的櫃上，夾着這本穿着藏青色的衣服的日記跑回來。那時正當大考，在百忙中，每晚抽出一點鐘來讀牠，到底讀完了。

本想拿牠在手頭時常讀的，但是勉強讀過第一遍，不知怎的再沒有讀第二遍的勇氣了。一種說不出的味道在我心頭浮泛着。似乎苦，似乎甜，有的還帶一點焦氣

。失望嗎？不滿足嗎？我個人的失望，不滿足，倒不要緊，但我想起羣衆的鑑賞力的薄弱，再記到那些名人的，曾經似乎誑了我的批評論文，更爲了文壇的發展的緣故，我這篇小論文覺得終於不能不寫下了。

假如拋開一切藝術的評價先不談，專就作品的內容來論，我敢斷然地說：「蘭生弟的日記所表現的是真的人生經驗，是深遠的世間的悲哀。」在這一層，我覺得沈鐘上有熊所說，「牠給我們的，是別一方面的不常見的東西，因爲牠是蛻變得來的，在內面生瀆的動搖裏，從人生體驗出來的悲哀，」這段話，是不錯的。只要細心看去，便會恍然地知道：作者在他這本日記裏，表現着現代青年的求愛而不得的苦悶，表現着紆曲沈潛的內心的競爭，更表現着人類在運命掌中輾轉呻吟的悲哀。簡括地說，這書也和現在最時髦的出版物一樣，乃是一部描寫戀愛的作品。

說到愛情，我們常想，牠是占有生命上的最高意義的，是人生的精魂，又是宇

宙的礎石。生是空虛的，有了牠才變得充實；生是寂寞的，有了牠才填滿了金玉之聲；生是彷徨的，有了牠我們會認定了目標，勇敢地走下去；生又是孤獨的，有了牠我們底靈魂兒才會融成一片。愛對於人們的生活，是如何的重要！只要是想肯定人生，執着人生的，那末愛的要求是一定難免的；而文學中表現愛情的作品的數目之多，也是自然的結果。「蘭生弟的日記」便是描寫人生與愛的糾葛的作品。

然而，話要進一步的說了。我們的創作界，雖然整天地出版許多唱着「我底愛人呀」等等調子的作品。但就專以小說而論，真正够得上「戀愛小說」這個名目的著作，實在數不出十部以上來。以我底主觀看法，只有兩部尚值得注意，其一是那聲名久著的沈淪，其二便是這本蘭生弟的日記。「蘭生弟日記」雖然在各方面比較起來，不如沈淪；但是，假如不問藝術上的評價，只論牠底內容，有兩點很足以使本書的作者站在一個很高的地位上。「蘭生弟的日記」所以尚值得那麼些人讚美，也就因為有這兩個特點。

這兩個特點是什麼呢？

第一，作者的求愛的態度是極嚴肅的。他處在黑色的現實裏，時時感到內心的動搖，永遠被空虛孤獨寂寞包裹着，他的求生的意志又很堅強，所以免不了要彷徨起來。他在十七頁說：

「……那年春天我應在一個高等學校畢業。如今想來，那時是我思想動亂的第一步。快近畢業，我漸漸加深了憂鬱病。畢業那個關口好比一個人快要走進實社會，接觸實人生時胸中抱着黑雲片片似的懷疑，不安和種種的虛想，在這個圓拱門口邊眺望一下，猛然覺悟到一向還認作虛想的，此刻一個一個都有了實體的具現在那裏，那一瞬間的精神動搖實在帶有震碎全生存的熾烈性。」

在二十一頁，又說：

「併且我對於人生的根本上起了懷疑。到底有什麼意義，一個人必定要臉上起了青筋，心上蓋了黑霧，不顧品格，不顧身價的唏噓呻吟去僅僅維持這個乾燥

### 無味的生命？……」

像這類的語句，本書前半還有許多。他對於他這種寂寞的空虛的生活，生了極端的厭惡。他有時苦悶極了動不動就要發氣，甚至衝犯了大伯父；有時想拋棄一切，離開一切，向荒山野地裏投奔去；有時竟立志自殺。他雖有時悲哀極了，否定人生；但這只是剎那間的事。他是個強烈地執着人生的人；他總肯定人生，並且需要精神的充實。爲了求精神的充實，在他腦裏隱隱閃爍起求愛的念頭了。於是「做他中心燒像的只有一個人，他想拿全人格向她拋擲。」「他把生的意義寄放在她底身上。假如愛的火炬真個送到他底手裏；那他的歡喜之淚要滴下來了。有了愛，才會壯起胆子肯定人生；一切的黑霧方會離開心頭；他不懷疑了，不彷徨了，將要舉起這火炬大踏步地向前走去。一天這愛的光影，照不到他的眼前，他一天肯定不了人生。聽他自己說吧：

「我一向沒有肯定了自己的生。我一向沒有肯定了和薰姊間的愛。沒有肯定自

己的生，是自己沒有走到路徑。……：我明白到我不得薰姊，我不能生存。我已回避到了不能回避。我方才回過頭來知道眼前的才是我唯一的道路。我除非自殺可以不走那條路。但是求生之念畢竟是最強的，於是我就肯定我的生，於是我就肯定我的愛。」

這是全書的最扼要的一段；是作者的對於生的宣言；又是多麼嚴肅的求生之充實的呼聲呀！我們在那些描寫着愛情的小說裏，像這樣的求愛的態度，幾乎輕易看不到。我們的文壇有的是輕佻的遊戲文章，有的是爲了學時髦而拿來裝璜門面的詩歌。這不僅看出他們不曾了解愛的真諦，實足以證明他們並肯定人生的意志都沒有的。讓他們和本書的作者相比，前者顯然是擠眉弄眼帶嘻笑地在愛的僻徑上跳着，後者則是皺着雙眉，兩眼狠狠地望着太陽，提起足來沈重地走在茫茫無邊的大道上。

本書的第二個特點，是在於牠所表現的是由深沈的人生體驗刻錄下來的一幕大

悲劇，而不是從浮淺的經驗或甚至於縹緲的幻想淡描出一張影戲片。真和假的藝術的大區別，一部分便在這裏判定了。偉大的作品是底裏的發掘，不是表面的描繪；是特殊的香味兒滲透的草兒，不是普通無香的野花。要想忠實於創作，要想表現着真的人生，第一先要有勇氣，鼓着那種勇氣一頭衝進戰雲迷漫的人生沙場，奮鬥一場，然後帶着血污的袍子出來才行；凡怕刀影劍光，不敢掙扎，躲在戰場的低洞裏，時時搖頭擺手，偷看人家紛爭的影子，腦子裏不住地幻想着的懦夫，是只會哼出些沒有生命的調子的。現在，有許多青年作家，大概也感到愛和人生的重要關係，紛紛地寫起愛情小說來了；但是，經他們表現出的多半是極浮淺的經驗，有的呢竟完全不會有過那種經驗，一味在腦裏編出個桃色的故事來，略以自慰。「蘭生弟的日記」的主人公便不是這樣。他是從那戰場殺出一條血路出來的；積滿鐵鏽的袍上已染上了永拭不下去的斑點，一枝長箭正射在他底心上，那血兒還在滴着呢。他所喝的是一盞又苦又酸又甜的愛酒，味兒非常難聞；但也終於深深地一口吸下去

了。我們把他那和別人不同的戀史，細加解析。看呀！他不知經過了多少猛烈的內心的戰爭，幾乎把他全生命炸成碎粉；他不知彷徨了多少次，懷疑了多少次，不知流了多少孤獨者的眼淚；他曾陷入多角的戀愛陣中；曾單方面的愛着薰姊而不敢告白。運命的鐵網兒牢牢罩着他；他咬着牙撐開臂幾次要把牠打破；結果，他終於失敗了。他歎一口氣，說：「我不能求你的愛了薰姊！我要背着自己的運命走路！我只有工作，只有創作」這樣我們的主人公另走上別一條路去了。看，這是多麼深痛的戀史呀！他底生命內容是用苦淚，疑惑，寂寞，孤獨，彷徨，凝結成的。他底經驗是從內外兩層生活的底裏，掘出來的。

像這樣的用嚴肅的態度表現出極深沈的生活經驗的作品，是極少見的。真的文學家第一要敢於正視人生，第二要有充分的藝術修養。我們的作者，第一步是完全作到了。假如「蘭生弟的日記」尚有一讀的價值，那她的價值便在於牠的內容。雖然本書不能使我滿意，然而，這一層我却不能不與以讚美。

「內容深刻」這誠然是「蘭生弟的日記」底特點；但我們不能承認凡是表現着真實的生命內容的便是文學作品。至低限度我們要說：用適合的藝術表現出深刻的人生經驗的是好的文學作品。我們必須時時記着「藝術的表現」五個字。要知道深刻的人生真理，可以用來作成一篇美妙動人的自敘傳，可以作成一部精深的哲學論文集，也可以成爲隨便的一篇紀事文，但不一定就是文學作品。所謂文學作品對於表現的方法是不應該漠視的。由於這些原故，我們似乎必須精細地審察一下「蘭生弟的日記」的藝術。這部書的整個的眞價，在這一步審察以後才能斷定；這也就是說僅有充實的內容，還不足以完成「蘭生弟的日記」的成功。

雖然只看過一遍，僅就留在腦際的一點淡薄的印象來說，我敢老實不諱地說一句：「本書在藝術方面，是大大的失敗了。」這真是極可惜的一件事情。也不知是作者缺乏美妙的藝術手腕呢，還是作者不屑於注意形式，然而事實上，就這一個缺

點，便把本書的文藝價值，破壞無餘了。讓我說得尖刻一點，這部「蘭生弟的日記」還只能算是作小說的好材料，尙待整理修飾的材料，離真正的文學作品還遠着呢！

凡是作小說的人，對於紀事文和文藝文的區別是首先要知道的。記事文和文藝文的關係雖然很大，但二者的界限却非常清楚。文藝文當然不能離開「記事」這個份子，但和純粹的記事文完全不同。記事文的特殊性質是報告的，牠的效力是使讀者理解。譬如我們讀一篇名人自敘傳，當時便真切地覺得有一個人站在面前向自己演述，他如何如何地工作，怎樣怎樣地成功，把他的生活史整個地放在我們眼底，讓我們了解。這當兒，我們雖偶然被其中的情節所感動，而大多時候則只是「理解」而已。自己的地位，是完全站在旁聽者的地位的。至於文藝文便不是這樣了。牠底特性是表現的，暗示的，牠底效力是讓讀者感動，沈醉，忘我。在一篇小說裏作者所應努力的只是把真實的人生用藝術的組織表現出來，至於其中所含蘊着的理論，哲學，以及種種微妙的意味，則儘可讓讀者自己去領略，探討，用不着向他們報告

和解釋。讀者把他底心整個地浸在這小說裏面，到了某一時候自然會忘記了是在讀小說，忘記了這小說是誰作的，更忘記了自己。這時候，心潭澄明，情波微顫，完全走入了一種陶然如醉的境界，所謂共鳴的作用到這時也便漸漸興起了。我所說這些，都是極普通的話。凡是稍讀過一兩本文學概論的人，差不多都會知道的。但是我們底作者，竟完全沒注意到這裏，隨隨便便地一寫，把一部文學作品寫成一羶雜的紀事文了。作者似乎不知道什麼叫做「表現」，什麼叫做「藝術」；你看他從頭至尾只是口口聲聲地不離「發表我底日記」這句話。一會說：「我想用我底日記來使她知道這四年間對她迂迴沈潛的心跡」，一會說：「我一心去整理將自己的血肉生命兌換來的那部日記」；起始便說：「請你允許我發表這部日記」，結尾還說，「日記不發表了」。

彷彿總怕我們忘記是在讀他底日記似的。作者想拿日記來使他的愛人和朋友們了解他底迂迴沈潛的內心，只須老老实實地把日記寫出來得了，讀者自然會了解他

，然而偏要時時提起「要發表日記」這句話，來解釋清楚。說是不發表日記了，就等於不再表白自己的心跡；可是他又寫這麼長一封報告書，夾帶着許多日記，來表白自己。這是多麼討厭的辦法呀！再來翻閱全書，差不多作者處處是用報告的，釋明的態度寫出的。報告不足，便來解釋；解釋完了，再來報告。他儼然以演講者的地位自居，用一封假設向他底黨友告白他許多年對於她的心跡的長信，向讀者們報告他底戀史——他如何地和黨友相識，如何地彼此情好，以至於如何地決裂。他處處在前面領着讀者跑，並且時時提醒我們，指導我們，就像演特別的戲似的，總在旁有一個人解釋其中的情節事實給我們聽。我們讀者呢，除了理解一點事實外，什麼感覺也沒有，深刻一點的印象也留不下，說不上什麼「忘我」，更談不到什麼「共鳴」。有時，偶而讀到幾節娓娓動人的日記，似乎要陶醉了，不幸作者又忽然跑來，一推把我們震醒了。僅說空話，恐怕尚有人不信，讓我舉個實例。作者寫他對於黑色的現實，感到極端的不安的那種內心的生活情形，只是抽象地說幾句話，如什麼「

我對於人生懷疑了」這類話；他就不會把引起那種心境的事物及內生活的激盪的情形客觀地鈎描下來。這是表現呢？還是報告呢？又如在五十八頁，他剛寫完了一大段頗能感人的日記，接着便解釋起來，他從前怎樣地不信宗教，何以現在就跪到主前祈禱。這兩個例，不過是極小的；此外還多着呢！

作者所以失敗到這樣，最大的原因是體裁不好。由於那種體裁，所以牽連得本缺乏藝術修養的他不能不溜到「報告」和「解釋」這條路上去，完全忘記了「表現」的使命。他所用的體裁是信中帶日記式的。他一面假設地寫一封向他底愛人報告他底心跡的長信，一面又列舉許多日記爲證。這封長信從他們二人相識起一直敘述到第二次決裂爲止。這種體裁够如何的討厭呀！一來太冗長了，二來又太複雜了。冗長和雜亂的結果，是使讀者一來生厭，並且容易弄錯了觀點，使注意力歸於散漫。我們正讀着信，忽然遇見一大節日記，看過了日記，又是信。腦子竟被牠攪亂了。本來寫這種信就不好寫，把許多信中主人翁和他的愛人的糾葛從頭至尾描寫出來，非有

絕妙手腕本難下筆，又免不了循着自然的趨勢，走入報告和解釋之一途。同時呢，舉日記爲例，用來證明所報告的不錯，在讀者尤其是個重大的打擊。這顯然是告訴我們：「這裏並不是純粹的日記，乃是一封信裏附帶着用作證據的呢。」像這種體裁，決不會引我們走進「忘我」的境界；而且作者敘述的態度，一回主觀，一回客觀，那樣的不一致，也足以打破我們的沈醉的美夢。還有一種缺點，雖是小節，實亦可看出作者的不小心，那便是在一段文字裏，稱呼對方，一會稱爲薰姊，一會又稱爲「你」。像這些地方是極不好的。我們讀本書後。最易發生疲倦，厭惡等感覺，想再讀第二遍，大抵不可能了。我以爲作者假如把這種體裁變一變，他一定要比現在成功得多。在一封報告性質的長信裏，插入幾小段日記，日記的效力不但完全消失了，而且容易爲全篇之累，就是使我們覺得，「我在這裏聽人家報告他底生活史，他還附帶着幾節用來作證據的日記呢」。假如完全用日記體，把一段段的日記連絡起來，把那些介紹語刪去，再加一番美妙的組織，一定能得到很大的效力。日記

雖是用第一身的口吻寫的，但如完全是日記，不加介紹語時，便變成第三身的客觀的東西了，我們將如偷聽鄰家的私語似的，當能得着一種特殊的趣味。「忘我」的「共鳴」的作用，自然會興起來。作者爲什麼不直截了當地採取純粹的日記的體裁，却要多轉那麼一個大笨灣子，不但討不了好反而大大的失敗呢？是故意的，還是迫於不得不如此？這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了。然而，我想：假如是作者故意地轉那個大灣子，現在他失敗了，那可以證明他的藝術手腕太差；假如是出於不得已，那更足以證明他缺乏創作力。作者也許是因爲純粹的日記體不夠把他所要說的發揮盡致；但這不能成爲理由。如其作者有天才的話，他儘可使用自己的想像力把許多材料編成日記的體裁，不一定拘着實際的日記。實際的日記多半是隨手寫的，東鱗西爪，當然不能就拿來作爲文藝作品。總之，我相信作者如依我這個辦法，把這本書重新組織一下，他一定會成功的。實際上他就有那種能力。我讀他所插入的幾個日記，覺得都極生動，敘述得都還美麗；尤其是以生日的禮物一篇爲比，便可知道

。我覺得我讀「生日的禮物」時，所得的印象比讀「蘭生弟的日記」時所得的較為深刻；理由便如前所說，因為前者所用的是純粹的日記體，雖然前後還有一點日記外的句子，但用得巧妙，絲毫不妨礙全體。還有，如果作者仍想用書札體，那他可以分為許多短書札，也不必插入什麼日記。這樣也一定要比現在成功得多。

由全書看來，作者既有那麼偉大的生活內容，而他底個性又是特別的顯明，假如善於表現，很能使本書成爲一種充滿了生命，震撼着讀者的靈魂的作品。作者也有些地方很想努力於表現，但他的表現力太弱了。本書的抒寫雖然大部分是報告的性質，但並不是一切，有些地方作者也是在採用「表現」的方法。如第一百二十五頁，他突然向江教授告白薰姊是他的愛人，

「四月十三那天，突然之間，我向江橫溪告白道：我的愛人是薰南姊。他也突然之間一呆似的，不久他就用他充滿了至誠的目光對我說道，那麼好極了。他說薰樣一定能夠了解你的。我說這是一個致命問題呢。並不會多說話，我已充

奮得帶了靈變了。倒在藤榻上，眼中已堆滿了淚珠。」

這一段很有意思，如果善於表現，更深刻地細緻地描寫出來，頗能使讀者感觸着一種人生莫可奈何的悲哀，因而引起深的共鳴作用。然而，作者只這樣輕輕描淡寫地短短五行把牠放過去了。疎忽些的讀者也許毫不注意地翻了過去。又如一百一十頁，主人公求愛而不得，陷在極深的苦悶裏，幾乎要想自殺那一段：

「朝晨真的想自殺。昨夜在江濱溪房裏談話，那時Y教授也在座。大家談起「自殺」的話。江濱溪說他已想過了，他是無論怎樣不自殺。我說今天在學校的歸途中也想過這個問題：「自殺」也覺得不是一條路。可奈今朝又真摯的想了起來了。一時茫然地想了下去。……」

這段也是包含着一個很好的情節；但是作者依然不能用深婉沈著的文筆去充分地表現出那時幽鬱曲折的內心的競爭及外生活種種動人的動作。我們讀完那短短的一段日記後，至多無非知道我們的主人公有過「想自殺」這件事實罷了。除此兩段

以外，還有許多地方，如：接到薰南姊第二次拒絕他的信時的心境，一面戀着琴子一面反隱隱愛上的薰南姊的愛的糾纏，心裏十分熱誠地愛着薰南姊而表面一點也不敢露，那種深的苦悶，本是個反對宗教的人因被苦悶糾纏得竟跑到上帝足下痛哭的那種悲哀，……如果充分地表現出來，够多麼生動，够多麼可愛，但是我們的作者在這幾段描寫上都沒有成功。我把牠們讀過後，所得的只是很清楚的概念，而不是深刻的永不磨滅的印象，是一大套事實的了解，而不是心靈的慰安。作者的情原是極深厚的，但因爲拙於表現的緣故，竟致呈在我們眼前的只是一副冷冷森森的石像般的面孔，完全見不着那想像中的熱淚縱橫的愁顏了。細讀下去，本書的理智的分子太多，而情的分子却隱而不現，就使現出，也只是是一片淡淡的影子。我們又常見作者在那裏大講其人生哲理，可是他並不會用血淚兒把那種生活表現出來，顯示給我們那些哲理。作者的文筆，又太生硬，太挺拔，當然更不會表現出迂迴曲折的情思來。沈淪是一件藝術品，就因爲牠底作者善於表現，使得牠字裏行間溢滿了熱

情，真能把讀者引到「忘我」的境界去。「蘭生弟的日記」的內容，比「沈淪」還要深沈，但他終於因缺乏藝術的形式，遠不及「沈淪」了。

○ ○ ○ ○ ○

我對於「蘭生弟的日記」，所覺得成爲問題值得一評論的，不過如上面所寫。我以爲「蘭生弟的日記」有牠的優點——內容深刻，也有牠的劣點——表現不足。結果終於是牠底缺點掩住了牠底優點；牠底在文學上的價值因而不甚高。這或者只是我個人的見解，不一定是定論。假使我底鑑賞力增高些，再或者多讀幾遍，較精詳的批評，也許能出現。但現在，我沒有工夫多說了。

附帶着我對於那些名人的關於批評蘭生弟的日記的文字，覺得很不滿意。他們對於某一作品，不能十分謹慎地加以審察，只是一味地捧場，再不然便是一東向而立，不見西牆」地專在一點上琢磨，而不能圓照該作品的全體。這種批評，真個像草虫的鳴聲，又何其低細，又何其討厭呢？有人說，「中華文壇正需要真的批評」，

這話我想不會是隨便說出的罷？

一九二七，二，十日晚脫稿。

## 愛神底鞭子

嘉華

殘忍的病魅，冷不防地侵襲來！我呻吟地做了小羔羊待屠斬，惡毒的他底刑罰，教我模糊了一切！但是心頭的你終於是依戀懷念！淒清寂寥地孤臥，有誰是我底陪伴！我已經提心地等待許久許久，深切地盼望玉趾遞來！你會說不憎惡我啊！我只當我是你底愛！你怎麼隻字也不寫？若肯寄張白箋，我也豈要看做綸音一般！我是渴想看你慰安的手能在我焦熱的額上撫按，却退了病魅！你縱不會這樣無情，却為什麼教我苦苦費尋猜！就莫使我多添愁病罷。已憔悴了我似花的容顏！團圓的明月啊！請道我翹望着好音呢，假如你窺見了我那妹妹！妹妹！

我是要忠誠地寫封信給她，那時一定能夠得到她底答語，雖然幾次了她沒有回音來，但是，我底紙呢？祇預備寫她底信的紙呢？又從那處去尋她最喜愛看的紫羅

蘭色墨水囉？唉！就是都安置在我底手邊了，枕上的筆跡又是如何歪斜而醜啊！她決不見怪的！但是我不能俯伏着半身支離地寫！誰又肯慈悲地扶持我啊！就是終究寫就了，又誰爲我去發喇！啊啊！我要告訴你的話，永遠生根在我底心裏，唇邊，和筆尖！永遠也不能明白地陳示給你了！

我底血是凝結了麼？爲什麼這般的寒冷像躺在冰裏！腳和手雖是緊貼着沸水的皮袋，也祇溫和了半面，幾層棉被沈重地也沒有擦出來一顆汗滴，我是這樣拳縮着顫抖着，像那怒風狂雪裏臥倒在人家石階上的丐兒啊！啊！實在是驚人！日炙的沙地像我底額，端午時節的榴花如同我底面頰，尤其是那紫血似乎要湧出來的雙唇啊！血管，火山般爆裂了！額上的青筋都凸出來，能够清楚地看出它的歧徑了！自然，我使得人人都駭怕，我想我底眼一定已紅得像瘋狗底了，或者，還張牙要狂噬起來啊！

那面的兩頁窗，被藍呢密騰騰地遮住了，可是有幾縷光線還能穿過從呢上的蛀

孔直射在我底身軀。那扇門當然也緊沈沈地閉着，似乎怕有一絲無情的風來，把我吹出了這不變顏色的世界！這是地獄麼？昏暗幽室啊！啊啊！是天國啊！我有炫煌的明光和無量的歡樂！——可紀念的去年聖誕節，她給我底照片，我不願意有偷視的目光刺着她，就懷在我底胸前，藏在我底枕下，我祇有捧了她，倘我是能夠睜開飛昏花的眼睛啊！我在光明的天國裏歡樂地會着了她！

這藥碗，我厭惡的朋友啊！我情願死去不想再見你了！你給苦我隨啊！我沒有墮運世上的苦麼？你不是神仙，除非你能領着她到我這裏來，或者我去到她那裏。我感謝你，朋友，就再苦些，我也甘心承受！啊！越發的苦了！我沒有得着關於她的一些兒消息！

聲聲的叩門聲，叩在我底心扉上啊！脆弱的耳膜幾乎掙破了，怎麼還沒人理睬？我底狗怎麼也不吠了！這不是野差來臨的時候，或者也是個信使吧！大概是她底屬員嗎！我底靈魂去迎接麼？來信麼？誰？啊！心坎上又深深地中枝毒死了！

謝謝啊！親愛的朋友們！遺贈的緋紅的蘋果，金黃的橘子，不覺得甜蜜啊！我喝了這碗藥，我是在惦念她！沒有看見她羞澀的面龐是緋紅的，糊爛的裙衫是金黃的有了多久！我告訴了我想她，朋友，誰會去轉達給她！鄰家的姊妹，不要問我有什麼心事，我怎能傾吐給你聽？啊！我並不麻木，知道你曾屬意於我呀！

祖母，你爲什麼還要從千里外趕來看我啊？你鬢髮已全銀白，牙齒雖未曾盡脫，也不覺勞之麼？我心怎得安逸啊！我願你見我在我瞑目後！也不要大悲槍在你愛孫底邊前啊！願你不再嚮經求佛，默祝我底痊癒罷！菩薩不保佑我了！父親，不要這醫生底手指再緊按在我底腕上吧，他哪裏曉得我底病在什麼地方！又從何處去尋靈驗的藥材呢！父親！你不須愁悶煩惱了！我不好說我是愛她！你省些兒精神爲我裝殮營葬吧！父親！祖母！不孝的兒孫想要別離了！

一跳一跳的靛綠的火燄，漸漸地縮小，半枝殘燭，已熔成一灘蠟油了！祇剩短短的火蕊還顫搖地吐些光芒，也不過是要了結它臨終的動作吧了！啊！倏忽的漆黑

了！一切都看不見了！但是遠遠的兩三聲遲滯的杙子在擬耳地敲響，窗外的兩樹槐葉被風兒刷得沙沙，墻下的亂蛩也悲切切地和諧着，騁馳的小鼠時時還察察咬嚼，啊！那是靜寐的深夜啊！我底心已浮沈地盪漾在這嘈雜的聲浪裏了！怎樣能翕我底倦眼！千萬遍的轉輾，那處是安穩，啊！委蛇的思路上的嚮導，又撈着我到了她底所在，我底世界祇一個寶貴的她底所在！

綺年的處女喚哥哥的韻調，是這般的美妙，無論誰都不能奏出，是神仙音樂！她雖沒有一次會高聲喊過我，但是我底靈敏的耳膜已儘可以覺察，——她叫哥哥吃些糖菓的懇勸，她勸哥哥多停留一刻的急切，她對哥哥告別的戀戀，我已經這般深入她銘刻在我耳底深處了！怎樣會磨滅直到我底蛻殼也化作了飛塵？！

從她溫柔的性情，和爾的丰度，聰慧的資質，美艷的容貌，綽約的身軀，我覺得全世界的婦人在天平上，祇可以用一根頭髮做法碼了！她們是妖魔，她們是蛇蠍，她們是蝦蟆般醜，她們是豬般愚蠢！可是，唯一的她是天上的仙子，是世界底美

的皇后，我願意匍匐在她的脚下：我願意跪着吻她的繡鞋，我願意盡我底力氣庇護她，我願意死當她是肯這樣吩咐啊！

她和我都在幼小的時候，曾親熱地整天一處頑樂，一條席上彈球，一個枕上並頭，那有什麼猜忌和勃露！啊！苦挽不住的時光，像大江底逝水，空囊袋也東下：就帶去了我和她終日歡笑的礫沙！以後她和我就隔絕了呀！

這樣又不知經歷多久，到去年才和她邂逅，在這次的會見後，我曾冒失地寫了封信給她，我還記得那上的話：『我熱血沸着誠心希望我們能够培植出來友誼之苗』，呵！她和我原不是陌生的，果然重始跋涉在友誼的程途上了！我曾揭開我心之幕，告訴說我愛她，她也不會說不愛我啊！她和我都要做愛神底俘虜了！或者還要鑽進去那愛之墳墓呢！啊！我陶醉了！

我陶醉了！我迷糊了！最歡悅的祇是失望後的滿意，萬分渴慕時的相逢的安慰，不過終是一場玄虛的幻象，甜美的夢境啊！

她和我同在一個富麗的清靜的香閣裏，她是更加姣妍了，那時穿着新嫁娘底紅妝，桃花似的面龐，流星似的雙瞳，愈發顯得娥媚！我也是十分的俊美在些微有了些酒意之後，我屈膝在她底足旁，豫罪人在聖壇前的懺悔，像丐兒的乞非分賜賞；我聽着了她砰砰的心音，我看見了她頰上嫣然的笑靨，我突然地擁抱她，我熱愛的狂吻她！以後在不覺察的一秒鐘她賜與了她處女之珍！啊啊！祇是在夢底園地裏，才可以忽然地找到慘傷的果子！我瘋顛似的握着鋒利的匕首，刺進了她的胸膛，鮮血染紅了我底手膀！啊！我怎麼暴戾地戕殺了我底愛人啊！

離奇的遭遇拾回疲憊的我從夢底路上，我唇邊似乎還留着濃香，我手腕却好像起了鏗擊！啊！不知仍是昏夜呢還是朝晨？但聒噪的麻雀已在窗階上跳躍，駭駭的鐘聲從遙遠的廟宇送來。呀！這又是預兆什麼啊？喜鵲底喳喳在我底牆外！我不能忍耐了兇悍的病魅糾纏的苦楚，祇願早些兒沈淪到地獄去吧！

這真出於人底意外！我以為除了親愛的祖母父親和幾個朋友，就沒人再珍情地

記樹着我了，今天我 Foster-mother 底足跡忽然會走進我家。她早知道我病得沉重，但是現在才來看我；我底事祇有她曉得的多，她一定有什麼可驚喜的消息慰安我；啊！怪異啊是她底話：『你，傻孩子，就不必痴狂地盼望吧！月亮兒你也想掖在懷裏麼？她不能再給信你了！她底母親已掠奪了她底筆，楷執了她底手，說你侮慢了她底母親，罷休吧！她已經是駟羊似的服貼地隨從了她母親底手杖。你愛她，她愛你麼？她沒有膽量啊！乖孩子，了結吧！寶貴的身體要保重啊！』

我明白了！不再思索了！我敢信他沒有意外的變故就肯決絕地毀壞已建築好的友誼！我以爲她是和我同樣在受病魅底殘虐。瘦弱了她豐腴的柔荑，耽誤了她底花箋！或者，她又勤苦地溫習功課預備着爭拔萃的榮譽，缺少一二分回話的工夫；或者她知道我焦急的期望，有意來和我鬧笑；或者她鄙夷我了！我不憂慮了。不過是一時的隔斷，她母親總不能掠奪了她底心啊！但是。爲什麼無緣故地說我不尊敬了她底母親啊？

時間展開雙翅不停息很快地飛去，我可以漸漸地離開床底懷抱了，不知是因爲對她放心了才有起色，還是良醫苦藥底功效！眼睛深深凹入，軟骨便顯得高凸了，豐盈的面頰，乾澀而灰白，黑潤的頭髮已蓬鬆零落了，懨懨的病體做什麼都健忘，祇飯量稍微增進一些，因爲父親底意思——病後要好好滋補，我就平空地添了口福，娶足了食慾！

經過長時期的修養之後，鏡中的我底容貌差不多恢復舊觀了，視是比較健全時清癯些，精神我却覺得十分興奮，我要去尋她！我本是可以到她家去看她，還向她底母親請罪，或者再解析我底過失，但是有些踟躕，沒有勇氣，我回憶起從前在她家她們招待我的親熱和藹的情況，今日恐怕要變改了！沒有熱氣的臉，帶着刺的言語，我怎麼受得住啊！或者，不認識地不理睬了，我怎麼冒失地敢去啊！我是怯着！我是懦弱的！終於是在等候她底迴心轉意！

我底記憶力病後是這般的不佳，竟然忘却了是誰告訴我這不幸的消息，說：她

訂婚了，那家是很富裕，有錢，闊綽；未來的丈夫是一個留學生，又是個工程師，並且就是我朋友D君底哥哥。——這詭異的話的力量自然驅我去向D君求個清晰，D君我真十分感謝，他並不吞吐回答我所知道的一切。

『的確，是發生了這事，正進行着呢；大概是她底母親在w家吃壽酒看中了我底哥哥，他不是工程師，亦不是留學生；以後她底母親在赴我家宴會的時候，便談到了嫁娶，請H先生做介紹，第一次使她和我哥哥在S戲園會面，那夜在快開幕的時候她才來，祇和我母親鞠了躬，沒有擦粉的面龐似乎還含了憤怒，直強的頭頸沒有轉動一次，戲還未完她就離去了！』

啊啊！她底心裏一定還存留着我底影子呢！她是被一種勢力底壓迫，雖然忿恨，仍是不能不被拖到市場去做婚姻的營業！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黃金爵位可以支配着婚姻麼？沒有戀愛的歷史也可以強制地結婚麼？我想她一定可以教D底哥哥絕望了！

「第二次在 E 飯店，啊！這是誰也沒想到她變化了，她裝飾得非常的美麗像個仙女，一些也不羞澀和我哥哥靠近地吃飯。啊！我哥哥太厚顏了、兀自和她說笑，他十分快活，堅決地要娶她了；所以林家要求的金錢和鑽石，大概我家可以以允准給了！」

「啊啊！殘狠的父母！女兒不是置在交易場中的物品啊！看貨，估貨，討價，還價的行爲是多末醜陋啊！她也是甘心忍受這侮辱麼？她是拋棄我了！啊！我自己心目中的念念不忘的戀人，將要被擁抱在他人底懷裏了！我是這般不幸麼？我將拼却一切，我的世界已經變了顏色了，太陽永遠不再昇起來了！我要毀壞我靈魂底監獄了！啊！我底靈魂歸去你江南的家鄉吧！」

「婚約成就了。她和我哥哥將要在兩年後舉行婚禮。」

「啊啊！卑鄙的我怎麼沒有勇氣去死啊！她是已經失掉了，沒有可能再使她愛我，或者和我結婚了！補是退轉了我底愛，也不會拖給她底愛！那末，是世界上最殘剩

留些什麼可以繫住我底生命的麼？唉！我終究沒有遇見一個真情愛我的人！我在乞求一顆愛我的心呢！但，但是我不能供獻黃金和爵位的，祇預備着一顆熱忱的心在胸膛裏交換！啊！沒人肯接受我這顆心的禮物吧，愛人在何處？大概時候我在死神底座前啊！

這次指向C埠去的船，將要多攜一個被棄的落魄的少年了！少年就是我啊！我要去擲掉我底性命在流血的廣漠的沙場！我情願盲目地做一個主義底犧牲者，我要抱了槍，拿了炸彈奔向光榮的革命的道路上，和食人肉。吮人血的惡魔大戰而亡啊！

我將走了，願她不要爲我稍微心靈上再感覺些不甯靜，我決不念像那「飛絮」底吳梅君在醉酒後野蠻地劫掠她底處女之寶，或者，像「聖誕節前夜」底韓蔚生在她合香之夕來數罵她底負情，我願她和順地隨着她底丈夫，並且十分地愛他；我要恭敬虔心地祈禱她和她底丈夫底生命的團圓裏，是開遍快樂的花，多結幸福的果子，安詳地住在夫婦底店裏，直到眉毛都變了雪白。啊！兩年後我如果幸而沒被惡魔吞食

了，我一定要來參與她的富盛的喜筵，再歡欣地祝賀他們！啊！設若她萬一不愛了，或者要離捨了她底丈夫，那末，仍然歸到我底懷裏來吧！我熱烈的心誓志永遠期待着她底慰安呢！

——一六，四，二二——

## 夜別

仿近

又是陣陣的寒風吹來了；  
夜，果然，又沉到這般深。

說呀！朋友！你看這般沉寂！

——有什麼可說呢？

旅客呀！

你果真又要走了麼？

且站住！再談一會兒！

看，那遠遠的几星燈兒，  
依稀在疏疏的汗頭明滅。

## 依戀

桐華

你給我的是一杯莫奈何的酸酒，  
我給你的是滿腔赤裸裸的真情，  
但這叫我怎樣去答覆，

『當你在餓着的時候，

你可能忍住了腸肚？』

我願那夜鷺鳥終向你們歌奏，

我盼那長庚星永伴你們光明，

但你們須替我去答覆，

『當你在餓着的時候，

你可能忍住了腸肚？』

一九二六，五，三十，

## 卷尾

在那廣闊而遼遠的世界之一隅，是一般高貴的，孱弱的幸福人所見不到的。

在那兒，永遠是陰沉沉烏黯黯的煙霧迷濛住，有幾個可憐的生物蹲伏着在蠕動。呼號，哀泣，掙扎，但沒有誰人理會他們；太陽的光兒永遠照不近他們身邊，世人也從不曾注意過他們的存在。他們嚐够了寂寞和疲怠的味兒而發出如負重傷般的呻吟；我們便永生蛰伏在這黯黯悽慘的角落裏麼？這是何等惱人的無聊嚙！

在那兒，往前望，沒有瞭治心靈創痛的甘泉；向後看，也沒有可以暫時陶醉一下的碧茸茸的草原。自然，更尋不出燦爛的「愛之花」。他們受够了這空虛和平淡的苦悶而發出破裂的堅決的呼喊：我們便永久蛰伏在冷寞乾澀的一隅麼？

在那兒，沒有友愛的誠實，可以使他們的生命有了光明堅強的寄託；或者是濃厚的同情，使可怖的孤獨逃走，使人間的欺騙，險詐，嫉妬以及自私滅絕了影；沒有誠實的友愛，沒有同情的灌溉；欺騙，險詐，嫉妬，和自私包圍住他們，把他們幽黯而恬靜的心弦撥亂了。

他們在黯黯淒淒涼冷乾澀的環境裏，和欺騙嫉妬的世界上過活着，他們的生命再也忍不住這些惡魔的摧殘。他們的心靈要了解生存的意義，不願再做那般魔鬼的玩具和犧牲品了。可憐幾個弱小的人兒，便這樣跳出那黑黝黝的窟窿，來作着真實

## 真愛的蜜夢。

可憐的呢！他們將會投身在 Muse 的懷裏，去獻身於實現真實與愛的革命吧！這總個人的心靈經過數次來迴震盪，便默然的決定，他們相信 Muse 之神會微笑着張開伊的腕兒迎着他們的。在伊的懷裏，儘可以盡量的歡呼着，哀泣着，互相毫無顧忌地擁抱着舞蹈，自然會將那一切污穢的影子逐出腦外，重歸到純潔的天真。

這樣，他們便虔誠地工作了，這工作，就是將赤裸裸地誠實的心兒露出來，去求高潔的同情和愛，同時也去安慰那些心靈貧乏者。

上邊那些話語，可以代表我們的宣言。

中間經過了多少周折艱難的碧潮半月刊，到今天才算產生下來同讀者見面了。這小小微弱的生命，牠究竟能支持多大，我們是沒有預料的，其實也無須乎去預料，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力量稀薄，是沒有多大能為的。所以牠的生命我們無須預料，但也就不敢擔保。倘若能得讀者的同情和幫助，使她能繼續下去的話，那是我們由衷的願望。

最後我們來誠意的謝謝天津書局！在這被銅臭薰壞了的天津商人中間，他們肯來做這明知道要貼本的出版事業，會有人說他們是「傻子」呢！

四月廿四日



